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
第二十一回 醫病符偶然戲謔 限體詩各自推敲

碧簫聽小鈺說來有些情理，便布了藹如的耳朵說道：「我們兩人從前商議的話，難道忘了？將來同牀共被，豈有瞧不見的？如今生死交關，就給他瞧瞧，也不是外人。」藹如聽了，不作聲。碧簫就輕輕抱他躺在炕上，把銀紅紗裙揭開。只見綠紗褲上，已是浸得鮮紅，便輕輕解開褲帶，褪將下來。藹如著了急，叫道：「我情願死，不給他瞧的。」碧簫用力把他兩腿捺住，說道：「小鈺你遠遠站著瞧，不許動手動腳。」小鈺笑嘻嘻的道：「我不動手，只是要辨那經的血，必得掰開了腿細細瞧的。」碧簫當真把他兩腿往上一掀，掰將開來。小鈺看個不亦樂乎，便道：「夠了，我去畫道符來，一醫就好。」便忙忙回到自己房中，叫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宮女來，附著耳說了幾句話，宮娥笑笑說：「容易，容易。我去取了來。」小鈺便同著他來到藹如那邊，說道：「符已畫好了。我不便動手，叫他來替姐姐包紮罷。」宮娥便將熱水倒在坐桶內，說道：「我先替公爺洗淨了，才好包呢。」小鈺還笑迷迷站在旁邊看，藹如說：「你出去罷。」碧簫就一手推了他出房，忙忙門上了門。瞧那宮娥洗淨了血，用帕揩乾了，袖中拿出些折疊的細手紙襯著，用一個白綾制就的東西，捆縛停當。說：「公爺，你停一會，紙濕透瞭解開來，換些淨紙依舊拴上。直等身上乾淨了才好解去。」藹如說：「那有這許多符來換呢？」宮娥笑道：

「這是疊的手紙，那裡是什麼符？」碧簫說：「你這白綾的套兒制得很巧，恰好縛在胯下，怎麼預先知道就制端整了？」宮娥說：「我原是做來自己用的。還沒有用，聽見王爺說公爺要使，才送來的。」藹如問道：「你也有這個病麼？到底叫什麼病症，會死不會？」宮娥又笑道：「那是什麼病？何嘗會死？這叫做月經，又叫月信。醫書上說的：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絕。其中有早的，十二三歲也就來了。往後每月要來一回呢。」藹如道：「既不妨事，你去罷。別向人說。」

宮娥道：「我不說，其實人人是這樣，也不必瞞人的。」說完，就往外去了。

藹如氣得滿臉通紅，說：「碧姐姐，我們竟上了小鈺的鬼當，可恨得很。」碧簫道：「我和你同年，還大兩個月，諒來也就會來。虧了你充了頭陣，叫我學了乖，不然之個冒失鬼決是我做的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小鈺笑嘻嘻的走來，說：「醫好了，要謝大夫的呢。」藹如啐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下流不堪的東西，往後我還肯把你當做個人麼？」小鈺忙作揖道：「冒犯，冒犯。姐姐恕罪罷。」藹如又羞又惱，眼淚都掛出來了。小鈺著了急，只得向碧簫作揖道：「姐姐替我勸解勸解，以後再不敢了。饒我個初犯罷。」碧簫道：「要我勸解，你須得實說，是誰教你的？你又不曾瞧見醫書，怎麼小小年紀就知道這些？」

小鈺道：「實告訴你，前年在花園裡和授鉢玩兒，摸他褲襠硬幫幫的，解開來，瞧見這個東西。問他他就細細的告我知道。」

我後來問淡姐姐、彤姐二人，都說還沒有來。」藹如聽了，便冷笑道：「你可算了個人，連尼姑腿縫裡都摸到了。還要逢人便問，不害臊的。」碧簫道：「統是這群混賬人，把小鈺這下作東西哄誘得油透了。再大幾歲，還不知怎樣的壞呢。」小鈺被他兩個奚落得受不得，便往外一溜煙跑了。以後直隔了兩三個月，藹如才漸漸回過來，和他依舊說話。小鈺也再不敢戲謔了。

這是山東的話。

如今且說京裡的事。那日已是七月初一，邢岫煙領了眾學生到上房請安，王夫人便說：「今日是第一填冊，你們諒來都要去考的，須要抄個姓名年貌出來，好叫人去報名投卷。」

舜華道：「我身子不好，一些精神沒有，不去考罷。」寶釵忙接口道：「保養身子要緊，不考很使得。」淑貞說：「我本讀不多書，文理也平常，況且熟孝在身，也不去考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若說有孝，淡如也是重服呢。」淡如說：「我是決要考的。」李紈說：「這個不能由你做主，匿喪應試，有不是的。」

正在講話，蘭哥兒也來請安。王夫人就問他考試的規例。蘭哥說：「禮部和內閣細細酌定章程，已經奏聞。奉旨依議，官卷民卷分作兩起，彌封卷頭，填明姓名，年貌。還要填個已字、未字，有服無服，三代要注明存故，仕不仕。俟考定之後，拆開彌封，還要逐名引見，才填榜張掛。今早我從內閣下衙門，到禮部瞧瞧，見舜妹妹是第一個已早早填冊投卷的了。我也把優曇三姐妹趕著報了名，如今各位姐妹也得開了單子交我去投納，別遲了，落在後面。點名時，就要站著等候。」舜華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報了名不去，也使得麼？」蘭哥道：「臨時患病不到也可，只是往後不准補考的，算拉倒了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這麼說，只要填明白了，各人都准考的。你們快去開單，早些註冊，省了臨點守候。」眾人就一哄的各去開了單來，交給蘭哥去後，只見外面史湘雲、李紋、李綺一同進到上房來，各各請了安，問了好。寶釵向湘雲道：「妹妹大喜，舜姑娘第一個投卷，自然是第一名取中的了。」那湘雲臉上有些下不去，只得支吾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想是他爺爺順便兒在禮部經過就報了名。」王夫人冷笑了一聲，卻不說什麼。用過了茶，老媽、丫頭們擺上飯來。

才吃完了，蘭哥兒回來說：「都已報了名了，還不很落後。」

這卷子卻長得很，恐怕題目不少呢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只說我家姐妹們都是奇才，如今瞧來，天下的才女卻也不少。今日在內閣，見何閣學拿了他女兒的一首詩，說年紀只十二歲，相貌出群，闈名友紅，即是南安郡王的外孫女兒。我瞧這詩倚巧異常，諒來十有八九是要取的。」寶釵問：「記得麼？」蘭哥說：

「大家爭著錄了一個稿兒，我也謄了一紙在這裡。」就在懷裡取將出來，送給王夫人，自己便出房去了。兩輩子的姐妹一擁都上去爭看。獨舜華聽了有些厭煩，站起身往外就走。湘雲說：

「你不瞧好詩，往那裡跑？」舜華聽不見，徑自去了。湘雲忙叫丫頭去追他回來，一面又擠來看詩。寶釵道：「你們都坐下，我念來眾位聽罷。」便念道：「題目是《恭步太年伯母張太夫人春閨原韻一律》，下注每句以次限藏花酒，曲牌、美人、官、鳥、地、藥等名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有這許多嘮叨，卻不容易做呢。」寶釵又念道：

影轉棠梨日晷遲，新黃嬌額半途時。

聲聲慢聽花間屐，小小輕勾鏡底眉。

玳瑁奩中書恨字，鴛鴦機畔繡連枝。

芳心已逐遠西夢，百結丁香不自持。

眾人聽了都說：「果然好詩！」寶釵道：「花名、地名、藥名，略覺犯實些，那『黃嬌』、『小小』、『中書』卻覺得十分巧妙。」

婉淑便對三個女兒說：「你們也該去做做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大家通去做首瞧。」便帶了這一干人齊到館裡。

小姐妹們個個舐毫研墨，沉吟構思，只不見了舜華。急得湘雲叫丫頭各處分頭去找，總找不著。不一會，優曇先做完交卷。

李紈道：「我做讀卷官，你們完了都交給我念與眾人聽罷。」便念道：

燦燦金燈照影遲，簾前樓下若初時。

慢歌字字雙聲曲，戲譜青青十樣眉。

車駕螭龍雲拂袖，觀臨鸚鵡月銜枝。

正當陽景春光麗，萬紫千紅花總持。

寶釵道：「藏得都不著跡，算好的。但我只知道有個『小青』，可有個『青青』麼？」優曇道：「是翟素的婢。」寶釵點點頭道：「這若下卻藏得更好。」婉淑說：「五六一聯不像春閨，倒像宮詞了，不很妥當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正取他這聯說得冠冕，結局『當陽』、『紅花』不但隱得不露，氣魄也大。」

岫煙道：「他自來的口氣比眾不同呢。」說畢，只見瑞香也來交卷了。李紉又念道：

優鉢羅花現相遲，交紅友白誤芳時。
一江風浪常驚夢，二月華年獨畫眉。
豸使空彈蕉葉影，鳩媒不嫁杏花枝。
小姑孰解傷春病，沒藥能治強自持。

李紉道：「這『紅友』藏酒名，倒也罷了。這美人名我卻不知道。」優曇代應道：「徐月華是魏高陽王雍的宮姬。」李紉笑道：「結句真是他病鬼的口角，那第三、第六兩句也很不吉祥。」寶釵說：「詩卻極好，只不很唐皇些。」曼殊說：

「我也完了。」李紉接來念道：
杏梁搖曳日光遲，王友珠娘恰並時。
小醉春風回笑靨，嬌歌子夜豁修眉。
守宮正護深紅印，吉菊新抽淡碧枝。
且喜太平多瑞兆，鬱金杯在手親持。

岫煙聽了笑道：「他個通比我淵博，這首詩我就有好些不知道的。這酒名是那兩個字？」寶釵說：「王友。」岫煙道：

「官名、鳥名、地名我都想不著。」寶釵道：「『吉菊』、『太平』是知道的，那官名連我也想不起來。」曼殊站起身回說：「『宮正』是《周禮》天官所屬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真正老荒疏了，連《周禮》也記不得呢。」話未說完，那邊淡如拿著卷子說：「瞧瞧，我的何如？」李紉說：「你自己有些得意的光景，諒來是好的。」就接來念道：

陰陰李徑獨行遲，膩粉瓊酥懶御時。
悔誤佳期韓壽約，謾誇秀色絳仙眉。
同知人意珠含淚，不信天緣玉有枝。
銀漢中流端有路，牽牛何日袂相持？

李紉念完，搖搖頭道：「口氣不佳。」婉淑是從不說刻薄話的，在長輩跟前更不大多嘴。這會子忽然說了一句道：「言者心之聲。」底下就不說了。

李紉又念妙香的道：

帳冷芙蓉欲睡遲，洞庭春色惱人時。
黃金絡索亭亭影，碧玉花鈿淺淺眉。
蔥指揮弦鳴綠綺，纖腰搗藥倚瓊枝。
曜龍遊戲梳新髻，耀首烏雲對鏡持。

寶釵說：「這首卻句句隱藏得空靈，要算第一了。」岫煙道：「做限體詩，原無他謬巧，只能不犯實便是好手。」李綺笑道：「這『搗藥』、『龍游』、『首烏』，可謂想入非非。」李紉道：「諸位別太誇了他，他就要自滿起來了。」正在談論，只見淑貞也來交卷。李紉說：「我從不曾見你的詩，倒要請教。」

便念道：

錦帶同心欲結遲，佛桑落處生時。
猩紅衲襖斜遮腕，蛾綠珠璫半覆眉。
空使司香薰桂葉，漫勞屬玉鏤花枝。
東風不負河陽景，留得葳蕤待主持。

眾人齊說道：「很難為他，一些不弱似別人！怎麼工夫進得這樣快？」岫煙笑道：「他的教師好，自然進得快。」寶釵說：

「難道別個學生不是你教的？」岫煙說：「我卻不敢冒功，實是舜華教出來的。你若最疼的是他，說他沒了父母，孤獨可憐，分外肯指點教導他。」王夫人聽了喜歡，便道：「很是，這是舜丫頭的厚道處。」李紉點點頭，又念文鴛的，是：

薰帶重拈欲臥遲，醞醞難醉獨醒時。
帶人嬌怨低紅頰，生小喬妝妒翠眉。
協律懶翻弦索調，護花常惜牡丹枝。
消愁那得並州剪，故紙書殘不自持。

李綺道：「『護花』鳥出青城峨帽間，用來恰很妥當。」李紉接著又念彤霞的，道：

白玉簪斜攏髻遲，多愁常似飲醇時。
園林好景花迎靨，簾幕翻風柳鬥眉。
知事狸奴偎曲檻，惱人鷓鴣占高枝。
分明自有湖州約，臂上丹砂早護持。

岫煙道：「只他最平常的了。」寶釵說：「這是你的謙詞。」